東坡

東坡源流

蘇軾

字子瞻一字和仲少字同叔洵長子丙子生嘉祐二年進士對制策入三等除鳳翔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熙寧中判杭州坐詩案謫黃州築室於東坡號東坡哲宗立改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兵部尚書改禮部兼端明殿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初貶寧遠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儋耳徽宗立

移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赦遂提舉玉局
觀達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南渡後
贈太師謚文忠
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生志林
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宮平生多
得謗譽殆同病也議者以十二月為辛丑月十九日
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氣汗漫而澄清
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年十歲宮師出宦學四方程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
成敗輒能語其要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

息公侍側曰其若為傍夫人亦以之否夫人曰汝能
為傍吾顧不能為傍母耶
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
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
十歲時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
并馬表仍令子瞻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
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兒他日當自用之至
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曰枯羸之質匪伊
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老泉初携二子謁張文定時方習科舉業將應詔文

定奇之舘于齋舍翌日出六題令人持與兩人使擬
試文定容於壁間窺之子由於一題有疑指示東坡
坡不言舉筆倒敲几上云管子註由疑未決又指其
次坡以筆勾去謂無出處文定次日見老泉云二子
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以成就過之
張安道與歐陽公素不相知時安道守成都蘇明允
攜二子自眉走成都見安道〃曰我何足為公重乃
作書辦裝送至京謁文忠〃時在翰院喜安道所薦
得人謝安道曰後來文章當屬此人矣即極力推挽
坡天下高此兩人

殿試中乙科書附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始譁不厭久乃信服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篇出歐公終日喜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坡公乃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閒海内外稱坡公詩不復有言歐公者

范蜀公鎮蜀每對客尊嚴静重客亦不敢慢易惟子瞻掀髯鼓掌旁若无人然蜀公甚敬重之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妄意杜撰东坡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

者承風不得其弊姑以犇麤二字云之牛之牡壯於
麤〃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皆反之何也又戲
謂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
見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公笑曰然則
滑者水之骨乎荊公無以答
王荊公問東坡曰鳩何以從九坡曰詩云鳴鳩在桑
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荊欣然久乃悟其謔
東坡一日会客坐客見令無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
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云光武兵渡滹沱
河既濟未濟一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

云牛伯陽父子犯羅先輈小畜後輈大畜蓋指荆公父子衆皆絶倒

荆公居鍾山一日得东坡寶相藏化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曰勝日貧不如日勝日貧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

东坡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獨於司馬温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坡爲鱉厮踢温公不解其義曰鱉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謂鱉厮踢及溫公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司馬公喪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坡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去耶

東坡嘗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爲之大笑子瞻爲偈曰

不怕石頭路來氣至眼師所憑拍板子與問穩龍見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近日韓宗
儒性饕餮每得公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
名公書為換羊書公在翰苑一日以聖節裹撰紛冗
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
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遊杭州諸寺一日飲釅茶七椀戲書云示病維
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
盧仝七碗茶
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重公才望朝夕聚首疲

於廳指乃歸杭俾為酒食地獄其後袁轂俾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曰正值獄空傳以為笑

魯少卿会客鳳凰山頂妓樂散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之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為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子瞻守杭州時毛滂民為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滂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贈妓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滂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东坡守杭日杭妓琴操通佛書解言辭坡善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因問何謂湖中景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

景中人答裙拖六幅瀟湘水鬓挽巫山一段雲何謂
人中景答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
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大悟
即削髪為尼
靈隱寺僧明了然與妓李秀奴往来日久衣鉢蕩盡
秀奴絶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乘醉而往秀奴不納了
然怒擊之斃事至郡時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
臂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
瞻見招結案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禿奴修行忒煞
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々色々今何在髑髏刺道苦
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蘇長公既補外見事不便頗托事以諷御史舒亶言
軾作爲歌行譏切時事陛下散錢以業貧民則曰杖
藜裹飯去匆々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興水利則曰吳兒生長狎濤
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
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
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乃自湖
州逮繫臺獄詔李定等鞫之王珪改軾詠檜詩云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龍飛九五
而軾欲求之地下龍不臣而何軾曰王安石有詩天
不蒼生坐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我之謂蟄正此龍
耳鞫者笑而語塞盖安石猶當國也
東坡既繫臺獄時意其殺之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
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
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
夜淒淒風動琅璫月白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
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

神遊知何處桐鄉知在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
出謫黃州團練副使出獄次前韻曰百日歸期未及
春殘生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
啅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
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
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鬭少年雞休官
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
余投檄向江西
坡繫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畢坡方就寢忽見二人
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欹枕卧至四鼓坡睡中覺有

撼於而連語云学士賀喜君坡徐積及開之即曰安
心勿睡乃挈箧而出蓋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
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傳小黄門至獄視
其起居狀適坡酣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
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即有黄州之命坡在
黄州都下忽盛傳坡病没裕陵以問蒲宗孟々曰外
間以有此語裕陵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
飯而起

东坡在黄州遊赤壁懷古賦大江东去詞曰大江东
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

卽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
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艣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
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坡一
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耆卿優曰學士那
得比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相公詞須用丈二將軍
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大江東去詞柳學士却若十
七八女郎唱揚柳行曉風殘月坡爲之捧腹優人之
言須具褒彈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

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坡又問為甚酥主客皆
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东坡不能飲每為設
醴坡笑曰必錯煑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
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
煑水更覔君家為甚酥李端叔嘗曰街談巷語皆可
入詩但要人鎔化耳

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
起于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
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
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嘹

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酣醉妾袖出法紙
一幅曰吾乞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曰從之曰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
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樂籍中李宜者
色藝不下他妓〻因燕席中往〻得詩宜獨以語訥
不能請及坡將移臨汝於餞飲處宜奉觴再拜取領
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宜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
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宜已擲筆袖手與客談
坐客相謂語以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宜次

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孫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熙寧丙辰中秋東坡歡飲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頭兼
懷子由其詞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
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
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
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
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
嬋娟元豊間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讀至瓊樓
玉宇之句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

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
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及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
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
此否坡笑退謂葉致遠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在黄州居臨皐亭營东坡築雪堂自黄城南至雪堂
四百三十步賦孔毅父詩曰去年东坡拾瓦礫今年
刈草蓋雪堂以大雪中為堂因繪雪於四壁故名又
自書东坡雪堂扁之
蘇公謫居黃州自稱东坡居士蓋尊慕白樂天而然
向公有东坡種二花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又云东坡白春暮艸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詩云朝
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愛ゝ此新成樹又ゝ
有东坡種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东坡志樹種
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公在黃正與白州忠
相似公詩贈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东坡
老居士贈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
春入侍邇英云正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去杭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又云淵
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
东坡在玉堂一日讀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即再

三咨歎至夜分不寐有二老兵皆侍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眠連作冤苦聲一人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耶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元祐初東坡復除翰林學士充館伴北使之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無能屬者以請于坡之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曰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告

頃之介方欲謁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亦起辨坡曰所謂我忘其一耶兩朝兄弟拜卿爲外臣此因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幽州館中有蘸子瞻老人行題于壁間諸家書肆亦刻子瞻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元祐四年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曰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子瞻次韻曰氊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元祐四年東坡累章請郡遂出守杭別文潞公公曰

碩君至杭步作詩臨安上馬公又笑曰安還興也便
有箋云時吳受學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遣
禍坡云公既出子由代為学士公至杭謝表有江山
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之句蓋去杭十
六年矣
東坡再任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
女捧紅靴一雙命賦銘之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
積寸累出武所及雲蒸霞起既畢進御上極欲其敏
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曰百疊依
々水縐六銖縱々雲輕植立寒風廣殿渺聞環珮搖

祥

李欣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為道人徧歷湖湘間與吳中山水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而書一詩其後付樵夫令俟坡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夫曰我貧薪出市妃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此坡益驚異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人之會于湖山從居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

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坡一日游西湖
僧舍望閣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
自有期桃花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順詩即日求得
之聲名頓起蓋順居湖山勝處約介不妄交人無大
故不入城市士大夫有以米粟餽者受不過數斗盡
野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之也
東坡既召還復除翰林學士數月以弟姻請郡復以
舊職知潁州七年正月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
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
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

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趙飲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
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作西湖之長其初得穎
有穎人在坐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秦
少游託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云
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豐
湖亦名西湖淳熙中楊誠齋使廣過豐湖賦詩云三
處西湖一色秋錢塘以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
不到羅浮便得休
慶曆中歐公謫守滁州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

瀑聲若環珮從智僊為亭其上公刻石為記以遺州
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聞而往游以琴寫其聲
為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
歌以遺遵並為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詞不主聲為知
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有廬山道人崔
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
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為琴中妙絕
其詞云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
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
賢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山空有朝吟夜怨

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翁無歲年翁今為飛
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絃方補詞闕為證其
詳居士倚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為比丘
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去有不相
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廼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
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東坡詩惠州日與村校書為謝年已七十其妾生子
為具邀公公欲然性酒酣乞詩公問妾幾何年曰三
十乃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古稀
年一時大噱

在黃州及嶺表每朝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訪客所與遊者亦不盡擇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強之使說鬼或辭之有則使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去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敎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小兒然蘇稍露鋒鍔不若太傅忘我忘物李卓吾曰坡公是緩急人太傅是倚不得緩急人坡是急人之憂白是樂人之樂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亦畫吏嘗跌而亡坡有詩曰不謂青州亦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柳集謂之南遷二友

林希作兩制誥公於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

世遂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

之對及紹聖中行子由誥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

詐驚愚惑衆子由讀之泣曰其兄弟固無足云先人

何罪然而命爾以西掖詔令於子瞻一詞尤不草草

瞻見之曰林希亦能作文章耶其詞有云乃識朕過

失亦何求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至孝乘父子之恩害

君臣之義

坡公在館閣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公憂其及禍

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紛況其有耶公得書聳然

修水深山間有小溪里人題其處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而子瞻來訪曾經其處云當時小人媒孽擠排死地至于所經過而溪翁野叟及藉之以爲光嗟呼人心之公不可泯如此豈所謂石壓筍斜出者耶

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

千載人东坡百世士出处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坡在恵州其家以地遠無人致書為夏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欲回恵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請書以行佛印仍致書云云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胡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案也

坡自儋移廉秦七丈少遊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啟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拊其背曰某常憂謫未盡此理今汝何云某亦自為誌又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咏

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當汗漫蓋
識於此矣
山谷曰东坡所作小美子詞意高妙非喫烟火食人
語此坡在惠州白鶴觀作惠有溫都監女年十六不
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聞坡諷誦則徘徊坡從而
物色之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姻未幾坡過海女遂
卒葬于沙灘側坟坡回惠爲賦借鴻以爲喻揀盡寒
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蓋指葬所
山谷作先生贊曰子瞻堂堂出於峩眉司馬班揚金
馬石渠閣士如墻上前論事釋之馮唐之語以爲皆

而投諸雲夢之黄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薇玉堂子瞻之德未变於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薇玉堂也及其紫薇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吾如此道人何

蘇子瞻自汝移常愛焉於宋云神宗晏駕哭於宋南至揚州常人為之買田子瞻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聞諱而喜乞加深譴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

知言者之妄逐之
紹聖丁丑自惠謫瓊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
子由亦謫雷州相遇于藤同行至雷相別而去寄詩
云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猶許遙相望
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
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有桄榔庵銘云東坡居士
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桄榔庵中摘葉以記其處
在儋食芋飲水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在昌化
嘗負大瓢行歌田間所歌者皆哨遍也饁婦年七十
內翰昔日富貴何異一場春夢里人因呼此媼爲春

夢婆坡公詩有投梭每困东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东坡自惠再謫昌化寓城南天慶觀初坡與子由相
别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者耶元符初量移廉州夜渡賦詩曰參橫斗轉欲三
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
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
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人服其量
东坡頗以謫居嘗作洗兒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
爲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與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春渚録云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五祖

戒和尚坡嶺下詩云父老争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
发方溪還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子由謫高
安日雲安夢同由及聰迓五祖戒既覺而聰亦至子
由曰方與洞山説夢子今亦來同説夢聰曰夜來夢
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坡
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迎坡坡曰
先妣方孕時嘗夢一僧來託宿及謫英州雲安遺書
至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
偈答南華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
却着衲衣歸玉局不知自是五通仙

坡有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篇云釰南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爲玉局遊後卒於提舉

坡在儋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小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浮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薄酒少醉信筆書此

余少飲輒卧卧則鼻息如雷旁舍爲厭而不知也一
日酣卧有黿頭鬼神自海中來告余曰廣利王請端
明余被褐履艸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出入水中但聞
風雷聲暴如觸石有頃豁然明白乃其所指水晶宮
歟相照耀也其上則麗白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
眩目不可仰視琉璃珊瑚不知多少〻閻王出余對
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王以遣頃之南冥夫人亦造
王令出素蛟綃丈餘與予題詩乃賦曰天地雖虛廓
維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相祝融爲異歸
恍惚驚百怪三氣散冰光萬里風雲根靈旗接海紅

赤虬噴滂湃家迴玉堂樓飛光照無累若得明月珠
可以償我債寫竟進王諸仙咸称訝獨王旁一醫詞
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
諱王乃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鼈相公厮壞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
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〻棲在桂林烏哺不得共
無点穢林葉聊酒一以送君張懷先生梅聖俞詩先
君與梅遊時余與子由甚少梅極称之泉有老人
泉梅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
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倘徉歲月不知老

家有雛鳳皇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者為仲尼歟
出為盛時翔於今天子盛矣彿彼泉傍梅沒今四十
年矣南還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為送行
詩晦夫年六十六矣尚少一歲鬚鬢皆黑困窮亦畧
相似於是拊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何皆如是
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 不
大笑乎

與參寥書曰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大畧極似靈
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
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

茶

王荆公平日不喜坐卧睡即行至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中道捨徑適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即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寘石蓮百餘枚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蘇子不喜坐謫黄州暨嶺表無日不遊山

坡在儋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果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

坡參玉泉皓禪師〃問尊宿姓坡曰姓秤〃天下
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以對於
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
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
坡自南海歸人有問者答曰此乃余骨相所招少時
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
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日黨符其語
坡於常州扶風寺僧堂新成題其壁上殆遍後黨禍
作遺蹟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塗壁塗之以漆字賴
以全至紹興中詔求墨蹟時僧死已久矣一老頭陀

知之以告郡守徐去除氏字畫施然高宗大喜老頭陀遂蒙恩授僧牒

公自儋仍卜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邵民瞻來從學公亦喜其人時與策杖過長橋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償卜吉既將入夜與邵步月至邨落聞婦人哭極哀坡隨之曰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心歟邵推戶而入坡問嫗何為嫗曰吾有居相傳百年子不肖鬻以售人百歲旧居一旦訣別是以泣也坡為愴然問其故居即五百緡所得者再三慰撫之曰嫗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即

取屋券對姬焚之不索其直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東坡詩話羨時亦雖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
老十緡百錢之賂可見其有餘者李愿仲之子薦以
四喪未舉見公公盡舉以贈且賦詩云推衣助孝子
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亭李默三喪
未葬亦未見公公亦助之有不啻毛粟施行自丘山
積之句
冰華居士錢濟明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云建中靖
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
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為毘陵

之居六月自告避疾渡江再見于奔牛埭先生獨臥
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為托惟吾子
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
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
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
開而失鑰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
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之如移時快然追論往事
間出嶺海詩文相示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
暎坐人七月十五日病增而終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吾常為後謝表有買田陽

義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
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以珠賣劍買牛吾
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
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陭[illegible]茶里卒於常之顧
塘橋公蓋出處窮達三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常者
而郡無祠宇莫謁之所於人以為闕又乾道間太守
晁子健始尊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於中而晁公
武侍郎為之記子健刻石為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
之陽羨洞靈觀云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事於時桓溫使孫盛為文嘲

之其文不修东坡嘗為補之盛嘲嘉云征西天府重
九令節駕言就山宴凱孝哲畫影雅奏緩帶輕帢坰
為中觴一笑綮髮振拂競秀榆柳獨脫駿絲交騖鶩
騫先踬楚狂酥乱頂帽莫覺我眼因首枯顱茁髮惟
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寧女揚觶兕
觥柔罰請歌相亂以侑此爵嘉解嘲云吾聞君子蹈
常夜索海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適
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自帯足適自屐不知首我帽
復奚數依水莫繫浮雲誰寓飄然適風非去非取我
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

歌相亂蜀此陋人俾出童殺

東坡宿曹溪讀傳燈録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以筆記於牕曰曹溪夜寂莫燈下讀傳燈再覺燈花落茶毘一箇僧

東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客飲必云有数箇搽粉虞候云出来祗應也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皆有姿内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尤豪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用石曼卿松詩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悦

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解院坡問長老旨何往曰歸
西湖舊庵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擊鼓聚衆袖中出
疏使鼂无咎讀之曰大士何曾出世雖作金毛之聲
衆生各自開堂何関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
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
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椎
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
以文為戲一時咸慕其風
密雲龍茶最為甘馨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
大奇之時黃秦鼂張號蘇門四学士子瞻待之厚每

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茶一日又命取之家人
謂是四学士竊之乃明畧也
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双
燕話春愁後以語坡世謂之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
得意句僕安能道此
坡嘗曰吾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筆力
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学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
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古今
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

物之類又於一次求他皆放此於学成八面受敵與
涉獵者不可同日語朱子嘗以語学者曰讀書當如是
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
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將去
冬窠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説有可以入詩
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不擇入手便用如街談
巷説一經此老手点化磔為黄金自有妙変冬窠曰
東坡手類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学耶李卓吾
曰嘴頭禪亦有狀人
坡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並

天才宏放真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
盡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似方朔極諫時詼滑稽
故罕蘊藉卓吾曰時雜滑稽正是蘊藉處
坡嘗教人作詩云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
是矣
皎然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
在他方好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望西笑坡代
答曰寒時便臞熱時風飢困那知食藥切莫怪禪師
向西笑禪師身在長安東
東坡羹頌曰甘苦嘗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

師此箇天真味從上來麼塵底來。
遂硯銘曰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
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坡庭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
長卿久矣求富作畫贊予甞以羅衣之餘久廢筆研
子雲忌祈不獲已為之贊曰長卿有意慕藺之勇云
還故鄉閭里是驚景星鳳皇以見為冤煌之三賦可
使趙重既成子雲戲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文
亦足以重趙予為之一笑而散
荅王幼安題曰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陶閑百罹何不

不有頃者海南潑爭蓋將於焉保然生還置之勿次
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為三百指之守杜門面壁觀下
十年之非

答毛維瞻書曰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
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

記承天寺夜遊曰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
欲眠月色入戶欣然起坐念無與為樂者因之承天
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中如積
水空明水中藻荇交績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
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參寥泉銘序曰予謫居黄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
於東坡留朞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
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語甚美
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
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
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
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
於夢者九年衆以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
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在天雨露
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

退守斯泉一洞三益予晩聞道夢幻是身真只是夢
々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後夫求何仲實契此神
坡云吾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
止於不得不止
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
不盡尤為極致
坡在儋耳嘗誨人以作文之法曰儋耳雖數百家之
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
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
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

以攝之然後有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
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誥勑盛於六朝其原發自舜命九官唐雖常楊元白
厥後王介甫最為得體而子瞻尤號獨步訓誥箴戒
勵之言有訓誥之風所謂一箇一寸三頭巾人人可
戴者也後洪文敏遂在禁林一夕草六封畢捫腹於
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
喜問汝及侍蘇學士乎曰其大父嘗為吏童時從入
故見之文敏問蘇何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
不檢書耳文敏大慚

子瞻李伯时為揚仲遠作松石畫仲遠取子美松根胡僧憩寂寞庬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次求伯时畫此兩句為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々石留取长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曰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少一句魯直跋云子瞻不當目伯时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

計子瞻此語眞相知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韓幹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
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
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足飲
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
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
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
此畫誰當看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靑不語
詩此畫此詩眞已矣人間駑驥漫爭馳余以爲論詩
畫於是盡矣又云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

却類莊子

右軍書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書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公子叔黨跋公書曰吾先君子豈以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刻畫媚婉之態而端冕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

嘗於寄朱行中詩有云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蓋絕筆也

薳謁永叔丈於烟雨堂偶誦人祭坡文至降鄒陽於
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永叔
笑曰此老夫以為因請降鄒陽事永叔云元祐初劉
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
在宋為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鄒陽蓋
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時為柱下吏亦一老聃也
东坡没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宣和間申禁东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
為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

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泣縱之

徽宗寶籙宮至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乃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乃本朝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詞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

王朝雲錢塘名妓也子瞻絕愛幸之納為常侍及貶
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々嶺外子瞻甚憐之作
詩曰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
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
板舊因緣丹成隨我三山去不作巫山雲雨仙蓋紹
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朝雲卒葬於西禪寺松
林中直大聖塔和前詩曰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
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
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群了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
燈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

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时遣探芳叢倒掛綠毛
幺鳳素面翻嫌粉涴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
空不與梨花同夢兆以道初見此詞便知道此老須
過海只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
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
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然至朝雲乃曰學
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東坡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
知其無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剛金經耳字畫奇逸

如気飛動曾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拘板以送朝雲使
歌云蒲庭芳亦不忝也然雲今為惠州土矣惠州志
有朝雲墓守者留任家至今清明奠餟如祀先祖
朝雲墓銘曰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
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矣忠敬若一
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
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歲夭蓋常
從比丘尼義沖於佛經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
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
佛之歸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作文咄咄有父風坡嘗與聯句
云傳家詩業古已自過宗武然邪邁作詩有葉隨流
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
官詩耳後坡貶惠州伯達來湖之安化令以便餘養
卒于官
蘇過叔黨東坡幼子也善為文士大夫以小坡目之
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味皆奇絕東坡賞一
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
金虀膾輕比東坡玉糝羹
坡北歸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姪曰皇天遣出

家院老乃学道如何為児子破戒為一笑披雲見天
眼回首失海潦臺唱與黎歌餘音於杳〻大児牧衆
擇四歳守孤嶠次子病学醫三折乃粗曉小児耕且
養得暇為書績我亦困詩酒玄道益茫渺紛〻何時
定所至皆可老莫学柳儀曹詩書教眼孫亦莫事登
臨黟山有何好安石與我遊閉戸浄洒掃
东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东坡
嘗戯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即
應聲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多
髯戯答之時年十歳耳聞者莫不絶倒

老泉一日家集舉香吟二字一聯爲令首倡云水白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来香东坡云拂石坐来衣帯冷踏花歸去馬蹄香潁濵云 吟梅花從遍指頭香小妹云呌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

蘇轍

字子由小字同叔己卯生东坡歸曰卯君與东坡同登進士科時年十九授商州推官神宗朝坐兄詩案謫監筠州酒税元祐五年爲右司諫遷中書舍人代兄爲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

契丹靖國六年捐於延進門下侍郎哲宗朝落
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
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徒永州岳州
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
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卒年七十四淳熙中謚文定

宋朝試科在八月中黃門忽感寒疾自料不能及試
忠獻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
望今聞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
待之上許之黃門病雖久數使問病既瘥方引試

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相國呂微
仲不知其故因問國朝出科何以至秋末東坡乃為
呂言之呂曰忠獻之賢至此哉
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對策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
尤切老臣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
而以直言去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仁
宗初讀軾轍出策退而喜曰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眉山人巢谷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
存寶坐罪死谷逃江淮間會赦乃出軾轍謫嶺海谷
徒步往訪轍又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

失拜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高恭而情不逮襄子前
逮存寳後逮予兄弟也
東坡曰子由之文實勝於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
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淡
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
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
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又曰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
森草木膠葛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與無盡山結
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子由作管幼安畫贊曰余自龍川以仍居潁已十有
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
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
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泉水夏暑於泉秋臨
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
跪拜成禮今無此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
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於
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猶何以稱賢之甚
明於知時審於受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仍自海東
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羃雲而風四時丞嘗

鋑莫必能八十有四蜉蜕而終也非深入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蘇黃門晚居潁下杜門不通賓客深居宅南叢竹中搆小亭有蜀人遠來弥旬不得通潛入使候之竹下旬日一出蜀人趨謁黃門驚迓辱勞甚觀曰姑待于此飄然而入竟不復出門坡聞之曰子由直須踰垣閉門矣

文定使契丹館客能誦其茯苓賦

茅鹿門曰文定之文其鑱削之思不如父雄傑之氣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疎宕大者策言小者于

餘音響之氏帆截海澄波不揚而州島之參錯雲霞
之蔽虧日星之閃爍忽龍之出沒並席之掌上而綽
約不窮者已西凉以来别調也

黃庭堅

字魯直分寧人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
自號山谷老人天下因称山谷以配东坡過涪
又號涪翁又謫黔州家開元寺々有摩圍泉因
號摩圍道人第進士愈知太和哲宗召為校書
郎神宗實録檢討官起居舍人除秘書省國史
編修官紹聖間出知宣鄂章蔡論實録多誣責

問條對不至貽誤別駕安置黔州即日上道
投床大鼾人以是賢之徽宗起監鄂州稅歷知
舒州丐郡得太平州旋罷尋坐趙挺之及相嗾
除名編管宜州卒年六十一
山谷五歲已誦五經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
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山谷曰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
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無令習神童
科亂山谷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
歲賦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橫吹隔隴聞
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山谷八歲時有鄉人赴南宮試其父庶李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來令山谷亦賦詩頃刻而就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下人間今八年

治平丙子山谷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謂水空蔵月傳巖深鎖烟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

山谷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半山老人見之稱歎以爲清才非奔走俗吏也遂除北京敎授

太史嘗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
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山谷有詠茶一曲名阮郎歸云歌停檀板舞停鸞高
陽飲興闌獸煙噴盡玉壺乾香分小鳳團 雲浪淺
露珠圓捧甌春筍寒絳紗籠下躍金鞍歸時人倚闌
補之以送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鄧兵曹詩云
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去其一字作勸酒詞曰斷
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
傍人笑我 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盃行到
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山谷有痲中畜漆琴而不御虫亂入焉山谷嘲之曰龍池生壂亂而未有對其只大能只蹋器畜生魚問之其中也大呼曰可對虎子畜生魚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春衫識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收文魯直遂云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梁太祖受禪姚垍為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廷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健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垍為急灘頭上水船

魯直詩曰花氣熏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

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山谷嘲一係蜀老人云蜀箋擲不破清風語射回東
坡笑曰係蜀之態無以復加矣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每慮人請食次黃頗詒診
珠劉山人性樸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唄一日
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戔
云王白珀石碧戔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
劉未答黃遂云僕為東代以來力勅正契其辭大似
蒸餅之語坐客皆笑劉不樂戔以為趙挺之東趙又
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

賜之山谷曰想值是蘆菔與瓜虀以趙挺之切骨其
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王雅川調官京師母老寓鼎州久不得侍嘗閱其人
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欵乃
歌山谷和韻諷之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
廢莪歌 史應之嘗授館於人爲童子師山谷謔
之云歲晚亦無鷄可割炮蛙煎鱔薦松醪蓋古詩有
云來朝爲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鱔魚山谷用以
爲戲
清老謂山谷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後日至涪陵易

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其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學士久來不主腋氣緣其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吾墓學士能遷而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既覺而訪如言修掩而腋氣遂除

黨禍既起山谷在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双蝶翻舞罥於蛛絲而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崇寧間又遷於宜圖偶爲人携入京鬻於相國寺

肆蔡京得之以示元長〻大怒將指為怨望寘其貶去以計奏僅免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〻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〻人不羞花〻自羞倚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宋初詩承唐餘至蘇梅歐陽始以大雅然各極其天才筆力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庭堅出而會萃百家

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裁之變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為宋詩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史稱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非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也惟本領為禅学不免蘇門習氣是用為病耳

山谷贈東坡詩曰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但懷相義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誅堪嬌訝

燕買紅纏酒缸

和文潛贈無咎詩曰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沒世安得八紘置以道獵衆智 先皇元豐末極厭士淺陋只今舉秀才天未喪斯文晁張班馬手崔蔡不足云當今橫筆陣一戰靜楚氛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以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為區別不

自荆州上峽入黔備嘗山川險阻因作竹枝二疊傳與巴娘歌之詞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

頭鬼門関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　浮雲一百
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関外莫言遠四海一
家皆弟兄既作詞夜宿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
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三疊世傳之不
予細憶無有請三誦乃得之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
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
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
淚何日金鷄赦九州　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
関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
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　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坊

裡在維摩近人猜水無鷗鷺時有歸牛浮鼻過 維
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曲側
在著不能朝日邊 禁中夜半定天下仁風義氣徹
脩門十分整頓乾坤了收辟歸來道更尊 成王小
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異不同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
人材即至公 司馬丞相昔登庸招用元老超群公
楊綰當朝天下真斷除衆落以秋風 死者已死黃
霧中三事不數兩蘇公豈謂高才難駕御萬里
白頭翁 文章韓杜無遺恨草詔陸贄傾諸公玉堂
端要真學士須得僊人禿鬢翁 閉門覓句陳無已

蜀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
州　張子醉酒語塞吃澀道顛州又詠州形模彌勒
一布袋又字江河萬古流　魯中狂士邢尚書本意
扶日上天衢惇夫前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
上南陵改詩回風餐水宿六子里蛇迴猿愁百八盤
上得坡來㧲歡喜摩圍依舊見崖嶷
次王推川韻回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
此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
六月畫窗詩回紅塵席帽烏靴裏相見滄洲白鳥殘
馬齕枯萁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

荅柳通叟求田問舍詩曰少日心期轉謬悠蛾眉見妒且障羞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橫笛牛背吟晚逕捲簾瓜芋熟西疇功名可致猶回首何况功名不可求

登快閣詩曰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為佳人絶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奕棊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心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為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

秦觀

字少遊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盛氣好奇讀兵家書見蘇軾於徐爲黄樓賦軾以爲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亦謂清新如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筮仕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秘書正字遷國史院編脩官日有研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杭州以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編管横州徙雷州徽宗放還

至藤州卒弟覯字少章從坡學於杭州

秦少遊爲黃本校勘錢穆父爲戶書皆居東華門少遊春日有詩戲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戲之

秦少遊自矜肄義語東坡曰君子多乎哉東坡應聲曰小人樊須也一座絕倒

程公闢守會稽少遊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因賦滿庭芳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

首烟霧斜陽約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　銷魂當此
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
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
已黃昏也詞極為東坡所称取其首句呼為山抹微
雲君范元實祖禹之子少游婿也學詩於山谷為人
慎重嘗在歌舞之席終日不言妓有問之曰公亦解
詞曲否答曰吾乃山抹微雲女婿也可見當時盛唱
此詞
小游在蔡州與營妓樓婉字東玉者甚密贈水龍吟
詞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珠簾半捲單

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甃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依舊起語及換頭隱樓東玉三字又贈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横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隣鷄催起怕天明臂上粧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鈎殘月帶三星末句隱心字秦少游在黄州飲於海棠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家海棠叢間少游醉卧于此明日題醉鄉春詞于柱

日暖起一群人悄衾吟夢寒霜曉瘴雨過海棠開春
色又添多少　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瓔瓢共舀天覺
顛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云水邊沙外城郭春
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
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携
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
萬點愁如海後人建鶯花亭於郡治蓋取此意
少游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
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

龍跳夭矯挂晴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山
谷過荊於藤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視水
而化

少遊有淮海集朱子謂渠詩合下得句便巧呂居仁
云少遊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坡當時於蘇
門並稱秦晁之以氣勝則影衍而惧屈秦以韻勝
則退遜而淳弘要其體趣在伯仲而晁為雄大
矣

同年晚冬日遊諸寺賦得深字用太史拒孫韻悵懷
在登臨別乘軺鄉枕淮居事出尋參差水石瘦宵窟

爲攏深清磬發跡泊如前拱素襟次登翠諸坡環回
嗟歎釜殘雲貫城郭暝色帶孤鴦涼颸動爽籟蕭雨
生湘浩塵埂從濤連穿然洗芳斟拜箋訂性古援毫
不來今悔無刻燭叙續此金玉音

寧浦書事六首 曰拜坪讀書不已入皆痴我何求我
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夏　魚猶有如淮左溪山
非類江南自是還家多在北千此地烟嵐　南土四
時蟲熱然入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寄忘了家
以　洛邑太師奄附龍川僕射云已他日為茲獨在
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秋蔡為二著月和影成三骨

内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地　寒暑更換三十日内
減盡無數從汝王閔生入何殊死莫留矣
口號曰美酒忘憂之物隙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
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前無
窮且賭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
民問取遼左之鶴付與香鈿畫戲盡觀美景良夜欲
參長謠聊詠短韻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柔
杯猶有漁陽摻撾鼓為君於後作輕雷
參觀登第時尚未娶詠后山以詩嘲之云長鋏歸來
夜帳空衡陽回雁耳偏聰若為借與春風看無限珠

璣咏唾中

靖康中有女子爲金虜所俘自称秦學士女道中題

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無放我情讀者淒然

時有擬作秦女行者

張耒

字文潛號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陰人少

善屬文游學于蘇轍〻〻愛之因得從軾遊称其

汪洋沖澹有一唱三歎之聲第進士歷官至直

龍圖閣知潤州坐蜀黨徙宣州謫監黄州酒稅

徽宗起爲太常少卿知潁汝州坐黨籍落職主潁

时聞蘇軾以為風氣行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後五年得移自便居許时二蘇及黃晁諸人相繼殁惟米尚存士人能學者衆分日載酒肴事之其名盖甚卒年六十一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一时名士在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張文潛晁无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聞胡扶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户部侍郎无咎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曰豈不聞汝枝頭乳字閑者皆大笑

元祐中諸成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詩曰
頭如翔鸞月頰光背如安輿鳧膝方心知不載田舍
郎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棓
詵春晝長雙鞚執事儼在傍如睇馳道黃屋張如風
揚塵燕賊狂虜中萬馬驅苑場天子乘騾蜀山途險
川肖肯為誰芳

元祐中秋閏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
最工云翠帷有鮮黃徽動東風無力彩旗垂秦少游
云簾幙千家錦繡垂仲至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

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如為作詩云可是相逢

意便深為韵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盖分三
更夜雨衾寒燕從教燈見淚孤舟惟有月照心東西
芳草皆相似与塵言樓何處尋
長安石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
甚謹因尔家富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分為
數片文潛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撓台塵大笑
時秦少游方為賈御史彈不當授職故文潛戲曰子
仟余前賈生過秦今次尔也聞者以為佳談
来詩效白樂天樂府效張籍然工譬不及白而醞藉
閒遠亦有補韵樂府古詩用意古雅亦長處為多耳

子晓谓秦得吾工张得吾易谩相压也勿互秦晁以
上
怅金陵二绝回望月横枝不復论秦淮半巳掠荒村
青溪天水相澄映便是临春阁上魂若作金陵烟
幔遊如仍塵土变衣裳楚荷拌裡孤舟雨卧入江南
第一州
詠柳回永豐坊裏旧腰支若見青青初種时看玉道
邊雅勿恨争教风絮不狂飛
上元後闲作回闾阖楼南粉罢雨舊时種柳长遮斜
如今冷落窮山路卧聽春风百鳥啼　东風吹雨夜

子晴課柰得吾五强得吾易課相屋已扶春見以

上

憶金陵二絶回望月樓枝不復論秦淮年已綠蕪村

青溪天水綢澄映淺是臨去湖上覘 君作金淺湖

幔遊和詠塵土衣衣愛荷群裡孤舟雨臥入江南

第一物

詠柳回永堂坊裏回頭支名見青々初種時看直道

違旌宿恨多教風裳不枉飛

〔上聯〕柰閑作回㵎瀾槎南野果雨驚時種柳文翁各

一夜熊掛電翁國發春渦閣車叢由國春渦〔風畵書詞

楊子江頭楊柳村 楊花正是少風
渡處之覓多何者迷在水邪遠前看
欲作山中一宰相老其松天下蒼生
何須雲捲起者安石近世當門拾殺
浩歎